

<<蓝袍先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蓝袍先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09431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09434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陈忠实

页数：35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蓝袍先生>>

内容概要

勤娃大哭大闹，抡胳膊蹬腿，要从舅妈的怀里挣脱出来。他赶紧转过身，出了门，梗着脖子没有回头；再看一眼，他可能就走不了。走出丈人家所居住的腰岭村，下了一道塄坎，他双手撑住一棵合抱粗的杏树的黑色树干，呜的一声哭了。

只哭了一声，康田生就咬住了嘴唇，猛然爆发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中年男人的粗壮的声音，戛然而止。他没有哭下去，迅即离开大杏树，抹去眼眶里的泪水，使劲咳嗽两声，沿着上岭来的那条小路走下去了。

## <<蓝袍先生>>

### 作者简介

陈忠实，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，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，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已出版《陈忠实小说自选集》三卷、《陈忠实文集》七卷及散文集《告别白鸽》等40余种作品。

《信任》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，《渭北高原，关于一个人的记忆》获1990-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，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（1998），在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翻译出版。

曾十余次获得《当代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长城》、《求是》、《长江文艺》等各大刊物奖。

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<<蓝袍先生>>

书籍目录

康家小院榔子老太蓝袍先生四妹子地窖

## &lt;&lt;蓝袍先生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康家小院 没有女人的家，空气似乎都是静止的。

康田生三十岁上死了女人。

把那个在他家小厦屋里出出进进了五年、已经和简陋破烂的庄稼院融为一体的苦命人送进黄土，康田生觉得在这个虽然穷困却无比温暖的小院里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

他抱起亲爱的亡妻留给他的两岁的独生儿子勤娃，用粗糙的手掌抹一抹儿子头顶上的毛盖头发，出了门，沿着村子后面坡岭上的小路走上去了。

他走进老丈人家的院子，把勤娃塞到表嫂怀里，鼓劲打破蒙结在喉头的又硬又涩的障碍：“权当是你的……”勤娃大哭大闹，抡胳膊蹬腿，要从舅妈的怀里挣脱出来。

他赶紧转过身，出了门，梗着脖子没有回头；再看一眼，他可能就走不了。

走出丈人家所居住的腰岭村，下了一道塍坎，他双手撑住一棵合抱粗的杏树的黑色树干，呜的一声哭了。

只哭了一声，康田生就咬住了嘴唇，猛然爆发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中年男人的粗壮的声音，戛然而止。

他没有哭下去，迅即离开大杏树，抹去眼眶里的泪水，使劲咳嗽两声，沿着上岭来的那条小路走下去了。

三十年的生活经历，教给他忍耐，教给他倔犟，独独没有教会他哭泣。

小时候，饿了时哭，父亲用耳光给他止饥。

和人家娃娃玩恼了，他占了便宜，父亲抽他耳光；他吃了亏，父亲照样抽他的耳光。

他不会哭了，没有哭泣这个人类男女皆存的强烈的感情动作了。

即使国民党河口联保所的柳木棍打断了两根，他的裤子和皮肉粘在一起，牙齿把嘴唇咬得血流到脖子里，可眼窝里始终不渗一滴眼泪。

下河湾里康家村的西头，在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拥挤着的庄稼院中间，夹着康田生两间破旧的小厦房，后墙高，檐墙低，陡坡似的房顶上，搀接得稀疏的瓦片，在阴雨季节常常漏水。

他和他的相依为命的妻子，夜里光着身子，把勤娃从炕的这一头挪到那一头，避免潮湿……现在，妻子已经躺在南坡下的黄土里头了，勤娃送到表兄嫂家去了，残破低矮的土围墙里的小院，空气似乎都凝结了，静止了，他踏进院子的脚步声居然在后院围墙上发出嗡嗡的回音。

灶是冷的，锅是冰的，擀面杖依旧架在案板上方的木橛上……妻子头上顶着自己织成的棉线布巾（防止烧锅的柴灰落到乌黑的头发里），拉着风箱，锅盖的边沿有白色的水汽冒出来。

他搂着儿子，蹲在灶锅前，装满一锅旱烟。

妻子从灶门里点燃一根柴枝，笑着递到他手上时，勤娃却一把夺走了，逞能地把冒着烟火的柴枝按到爸爸的烟锅上。

他吸着了，生烟叶子又苦又辣的气味呛得勤娃咳嗽起来，竟然哭了，恼了。

他把一口烟又喷到妻子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的脸上，呛得妻子也咳嗽，流泪，逗得勤娃又笑了……一条长凳，一张方桌，靠墙放着；两条缀着补丁的粗布被子，叠擦在炕头的苇席上，一切他和妻子共同使用过的家具和什物，此刻都映现着她忧郁而温存的眼睛。

连着抽完两袋旱烟，康田生站起来，勒紧腰里的蓝布带子，把烟袋别在后腰，从墙角提起打土坯的木把青石夯，扛上肩膀，再把木模挂到夯把上，走出厦屋，锁上门，走过小院，扣上木栅栏式的院墙门上的铁丝扣子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康家村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当熹微的晨光把坡岭、河川照亮的时光，康田生已经在一个陌生的村庄旁首的土壕里，提着青石夯，砸出轻重有致、节奏明快的响声了。

三十岁，这是庄稼汉子的什么年岁啊！

康田生丢剥了长衫，只穿一件汗褂，膀阔腰粗，胳膊上栗红色的肌肉闪闪发光。

他抡着几十斤重的石夯，捶击着装满木模的黄土，劈里啪啦，一串响声停歇，他轻轻端起一块光洁平整的土坯，扭着犍牛~样强壮的身体，把土坯垒到一起，返回身来，给手心喷上唾液，又提起石夯，捶啊捶起来……他要续娶。

## &lt;&lt;蓝袍先生&gt;&gt;

没有女人的小院里的日月，怎么往下过呢！

他才三十岁。

三十岁的庄稼汉子，怕什么苦吃不得吗？

十四五年过去了，康田生终于没有续上弦。

他在小河两岸和南塬北岭的所在村庄里都承揽过打土坯的活计，从这家那家农户的男主人或女当家的手里，接过一枚一枚铜元或麻钱，又整串整串地把这些麻钱和铜元送交给联保所的官人手里，自己也搞不清哪一回缴的是壮丁捐，哪一回又缴的是军马草料款了。

他早出晚归，仍然忙于打土坯挣钱，又迫于给联保所缴款，十四五年竟然糊里糊涂地过去了。人虽老未太老，背驼亦未驼得太厉害。

而变化最大的是，勤娃已经长得和他一般高了，只是没有他那么粗，那么壮。

他已经不耐烦用小碗频频到锅里去舀饭，换上一只大人常用的粗瓷大碗了；也不知什么时候学的，勤娃已经会打土坯了。

康田生瞧着和自己齐肩并头的勤娃，顿然觉悟到：应该给儿子订媳妇了呢！

勤娃在舅家，舅舅把他送给村里学堂的老先生。

老先生一顿板子，打得他把好容易认得的那几个字全飞走了。

他不上学，舅舅和舅母哄他，不行；拖他，去了又跑了；不得不动用绳索捆拿，他一得空还是逃走了。

“生就的庄稼坯子！”

听完表兄表嫂的叙述，康田生叹了一口气，“真难为你们了。”

勤娃开始跟父亲做庄稼活儿。

两三亩薄沙地，本来就不够年富力强的父亲干，农忙一过，他闲下来。

他学木匠，记不住房梁屋架换算的尺码。

似乎不是由他选择职业，而是职业选择他，他学会打土坯，却是顺手的事。

在乡村七十二行手艺人当中，打土坯是顶粗笨的人干的了，虽不能说没有一点技术，却主要是靠卖力气。

勤娃用父亲的那副光滑的柿树木质的模子，打了一摞（五百数）土坯，垒了茅房和猪圈，又连着打了几摞，把自家被风雨剥蚀得残破的围墙推倒重垒了。

这样，勤娃打土坯出师了。

活路多的时候，父子俩一人一把石夯，一副木模，出门做活儿。

活路少的时候，勤娃就让父亲留在屋里歇着，自己独个去了。

他的土坯打得好。

方圆十里，人家一听说是老土坯客的儿子，就完全信赖地把他引到土壕里去了。

这一天，勤娃在吴庄给吴三家打完一摞土坯，农历四月的太阳刚下塬坡。

他半后晌吃了晚饭，接过吴三递给他的一串麻钱，装进腰里，背起石夯和木模，告辞了。

刚走出大门，吴三的女人迎面走来，一脸黑风煞气：“土坯摞子倒咧！”

“啊？”

吴三顿时瞪起眼睛，扯住他的夯把儿，“我把钱白花了，饭给你白吃了？你甭走！”

“认自个倒霉去！”

勤娃甩开吴三拉拉扯扯的手说。

按乡间虽不成文却成习律的规矩，一摞土坯打成，只要打土坯的人走出土壕，摞子倒了，工钱也得照付。

勤娃今天给吴三家打这土坯时，就发觉土泡得太软了，后来想到四月天气热，土坯硬得快，也就不介意。

初听到吴三婆娘报告这个倒霉事的时光，他咂了一下嘴，觉得心里不好受。

可当他一见吴三变脸睁眼不认人的时候，他也来了硬的，“土坯不是倒在我的木模上……”吴三和他婆娘交口骂起来。

## &lt;&lt;蓝袍先生&gt;&gt;

围观的吴庄的男男女女，把他推走了。  
骂归骂，心里不好受归不好受，乡规民约却是无法违背的。  
他回家了。

“狗东西不讲理！”

勤娃坐在小厦屋的木凳上，给坐在门坎上的父亲叙述今天发生的事件，“他要是跟我好说，咱给他再打一擦，不要工钱！”

哼！

他胡说乱道，我才不吃他那一套泼赖！

康田生听完，没有吭声，接过儿子交到他手里来的给吴三打土坯挣下的麻钱，在手里攥着，半晌，才站起身，装到那只长方形的木匣里，那是亡妻娘家陪送的梳妆盒儿。

他没有说话，躺下睡了。

勤娃也躺下睡了。

父亲似乎就是那么个人，任你说什么，他不大开口。

高兴了，笑一笑；生气了，咳一声。

今天他既没笑，也没叹息。

他就是那样。

勤娃听到父亲的叫声，睁开眼，天黑着，豆油灯光里，父亲已经把石夯扛到肩膀上了。他慌忙爬起，穿好衣裤，就去捞自己的那一套工具，大概父亲应承下远处什么村庄里的活儿了。

“你甭拿家具了。”

父亲说，“你提夯，我供土。”

说罢，父亲扛着石夯出了门，勤娃跟在后头，锁上了门板。村庄里悄悄静静，一钩弯镰似的月牙悬浮在西塬上空，河滩里蛙声一片。

“爸，去哪个村？”

“你甭问，跟我走。”

勤娃就不再说话。

马家村过了，西堡，朱家寨……天麻明，走进吴庄村巷了。父亲仍不停步，也不回头，从吴庄的大十字拐过去，站立在吴三门口了。勤娃一愣，正要给爸爸发火，吴三从门里走出来。

“老三，还在那个土壕打土坯吗？”

吴三一愣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还打呀？”

“你只说准，还是那个土壕不是？”

“我另寻下土坯匠了。”

勤娃早已忍耐不住（这样卑微下贱），他忽地转过身，走了。刚走开几步，膀子上的衣服被急急赶上前来的爸爸揪住了。

一句话没说，父子俩来到勤娃昨日打土坯的大土壕。

“提夯！”

康田生给木模里装饱了土，命令说。

勤娃大声唉叹着，提起石夯，跳到打土坯的青石台板上。刚刚从夜晚沉寂中苏醒过来的乡村田野上，响起了有节奏的青石夯捶击土坯的声音。

太阳从东塬顶上冒出来，勤娃口渴难忍。

往昔里，太阳冒红时光，主人就会把茶水和又酥又软的发面锅盔送到土壕来。

今日算干的什么窝囊事啊！

<<蓝袍先生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